

第三部分（AI整理...

来源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fnPnyTqKkmQ>

讲师：

当然，这部经典里有那么多深奥的教法。在与舍利弗进行了漫长的——你们知道的——那番讨论之后，顺便说一句，这部经典已经有英译本了，所以你们应该去读一读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真的是一部非常美的经典。里面随便哪段讨论拿出来看，都深邃无比。我们现在讲的是空性——舒雅塔，基本上就是：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是我们在这个语境下谈论空性的方式。

文殊师利向维摩诘提出了一个问题：菩萨应该如何看待众生？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一切皆空，一切都没有自性存在，但同时，佛弟子又必须帮助众生。当你试图帮助众生的时候，你就自动预设了众生需要帮助——也就是说，有问题存在，有所谓"拯救"这回事，有所谓"解决问题"这回事，有对象、有症状、有诊断、有对"痊愈"的定义、有"被帮助"这件事——所有这些都摆在那里。所以文殊师利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重要：菩萨应该如何看待众生？

维摩诘的回答是：就如一个智者看待水中月的倒影那样。菩萨就应该这样看待众生。他刻意用了"智者如何看待水中月"这个说法——你们知道，智者不会否定那个倒影，智者会欣赏它，充分运用它，而不是否定它。反之，像个蠢货一样的人会说：这不过是个倒影嘛，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似的——这就是否定。

所以当菩萨试图帮助某个有问题的人——不管是什么问题，酗酒啊、药物成瘾啊，诸如此类——作为无明众生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：看众生和他们的问题，不是把它们看作水中月的倒影，而是把它们看成真实的、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也相信那套"如何治愈"的系统是真实存在的。然后我们把自己完全套牢在那个治愈系统里，觉得这是唯一的方法，这是最好的帮助方式。然后我们还给结果设定了一个靶子——我们心里构想出：经过这番帮助之后，他或她"应该变成"什么样。我们发明出这个结果，然后带着这种无明死死执着于它。

这样的话，别说帮助所有众生了，你连一个众生都帮不了。我们都知道，帮一个人往往花了我们将近七十年，很多时候要八十年，有时候甚至要两代人——因为众生的问题是无穷无尽的，不只是因为这个，还因为我们太依赖各种因缘条件了。比如说，你每年去做一次体检，其实没什么用，真的。你需要的是差不多每小时做一次体检，因为在这一个小时里什么都可能发生。所以你应该干脆住在医院里——因为我们今天要吸入什么、要吃什么，谁知道呢？比如我们今天要吃的那颗卷心菜，谁知道里面有什么？还有我们要喷的那瓶香水，谁知道那香水会渗透到我们身体哪个系统里去？

所以，菩萨——这也是我们昨天讨论过的——如果菩萨没有对空性的理解，就永远不会拥有那种不知

疲倦的勇气。这里又有一段非常美的经文，我想是出自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，里面有一位菩萨对佛陀说：众生这么多，就我一个人，而且这些众生又这么难度化，我怎么可能有这种勇气去帮助所有人呢？而且要花的时间又实在太长了。佛陀的回答是：一位母亲生了一个孩子，突然在梦中噩梦连连，梦见这个孩子被洪水冲走了——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，无论要花多长时间，这位母亲都会竭尽全力去救那个孩子。菩萨帮助众生，就应该是这样。但始终，根本就没有发洪水，根本就没有孩子被洪水冲走，根本就没有“帮助”，也没有“成功救援”这件事——那一切都只是一场梦。后来又有许多菩萨加入了讨论。

到这里，大概是午饭时间了。舍利弗心想：现在差不多该吃午饭了。而且——你知道，出家人过了正午就不吃东西——为什么大家都没有起身去吃午饭呢？再说了，我们到哪里去吃呢？维摩诘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就对舍利弗说：你应该专注在这场关于八正道的讨论上，不应该带着这种——你知道的——一半世俗的念头、一半法义讨论的状态在这里听法，你不应该在听这些讨论的时候还想着这些。不管怎样，舍利弗，你就稍等一会儿，你很快就会吃到一种你从来没吃过的东西。

然后奇迹开始了。月称——空性最伟大的注疏者之一——甚至连他，一个那么学术、完全没有神秘主义色彩、不迷信、驳斥一切哲学流派的人，也有一段记载说：当月称被委任为——我想是——那烂陀大学的膳房主管时，要照管那么多水牛真的太难了，那所大学有多少学生啊，需要喂养几百头、上千头水牛。于是月称就把所有水牛都放进森林里去了，但奶、酸奶、黄油、奶酪却源源不断地供应充足。后来，人们发现他在给一头画出来的牛挤奶。这又回到了我们昨天讲的——当一个已经证悟空性的人，一个已经从二元对立的心中解脱出来的人，“这是画的、不是真实的”与“这是真正的水牛”之间的区分，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存在了，对他们来说，一切皆有可能。

要听懂这些教法，你们需要具备某种特质——你们需要真的走出某个固有的区域。我们通常都是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逻辑、理性区域里听这些教法的。除非你有勇气稍微走出这个区域，否则这一切你听起来都只会像个故事。但如果你哪怕有一点点想要走出这个区域的愿心，那么这些菩萨们说出口的每一个字，都是帮助我们理解不二性的绝妙工具。

这当然非常重要，而且——你们知道——比“给画出来的牛挤奶”这件事更不可思议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。午饭时间到了。舍利弗在那里纳闷着这顿饭到底从哪里来，而维摩诘已经让他等一等了。然后维摩诘说到了所有这些奇妙的佛土，就在那一刻，所有佛土的佛陀们都要开始用餐了。于是维摩诘——他们都知道，不同佛土里的诸佛都快要用餐了——维摩诘请文殊师利派这些阿罗汉和菩萨们去向那些佛陀化缘。不过文殊师利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，他也很聪明。文殊师利给所有人都加了持，让他们都不想去。于是维摩诘只好变化出许许多多菩萨，把这些化身都派遣出去，这一段都有记载。

不管怎样，食物来了，很少——根本不够所有人吃。至少一些阿罗汉是这么想的，他们想：这点东西怎么够大家吃？于是维摩诘又说：即使地球上的四大洋都能耗尽——如果你知道怎么吃，这一点点食物是不会耗尽的，四大洋反而可能先枯竭。但你以为的这一点点食物，如果你懂得如何去受用它，它

永远不会耗尽。于是关于这个问题又展开了一番完整的讨论。

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。维摩诘想表达的是——我想这就好比佛陀剩下的那一两滴残食——维摩诘在说明：这是佛陀的剩食，而佛陀拥有取之不竭的无量功德。所以凡是他所触碰过的，由于那是他功德的延续与再现，就永远不会耗尽。

为了说明这一点，我来讲一件几年前发生的事。那是我们刚刚开始有想法，要翻译甘珠尔——也就是佛陀的言教——的时候，那是一项极其庞大的工程，不光翻译工作本身是天大的事，资金筹措也同样令人望而却步，我们谈的是好几亿。当时我们在讨论如何推进，净旃陀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见解，他说我们不应该为此担心，因为佛陀拥有如此广大的功德，我们唯一需要操心的，是如何接入他的功德——而这，我们通过祈愿、发愿和虔敬心来做到。只要你做到这些，就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他是这样说的。

这正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一点点食物的体现。比如今天下午我们要做施食烟供，基本上就是向我们有业债的众生做供养，而我们实际燃烧供养的东西——物质上——是非常少的，就是几公斤粮食，还有些破旧的布料。即便过了这么多年，我有时候也会想，就这点东西，真的能让他们满足吗？我必须总是提醒自己想到这一点——佛陀的功德与悲悯是取之不竭的，永远有足够的给予每一个众生。如果你信任这一点，然后去做供养，它就会令所有人满足。

所以你可以这样去想象：有无数我们与之有业债的众生，假设他们来自秘鲁，他们已经预订了六七百架飞机、成千上万辆巴士和火车，正在赶来领取我们供养给他们的东西，他们快到了——而他们需要、所渴望的，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他们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想要一公斤又一公斤的钻石。有些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赶来，只为了得到一张用过的纸巾——因为他们前世临死之前，心里有一个强烈的执念，就是想要一张纸巾，而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可能随手把它扔进了垃圾桶，从那以后，他们就只有一个念头：那张用过的纸巾。

不管怎样，这就是文殊师利所阐述的——佛陀的功德是无边无际的，如果你知道如何接入那无尽的加持与无量的能力。

好了，我想关于这部经典就讲到这里。这只是对这部经典的一个引介。我希望你们对各部经典能够生起好奇心与兴趣。还有很多其他经典，比如《本生鬘经》——那是佛陀的生平故事——《贤愚经》、《稻苳经》，对吧？稻苳……讲的是父子经。光是这些经名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还有《十善经》，其实跟管理很有关系——我觉得这真的是给领导者的领导力课程。《孔雀经》则多讲到如何——你知道——如何把毒药转化为自己的良药，诸如此类。还有就是大乘的标准经典，比如《楞伽经》。好。

所以，即使在今时今日，光是对佛陀的言教生起听闻的热忱，就已经非常令人振奋了。过去许多菩萨为了佛法的一个字，不惜舍弃家园与王国。在此刻，有人正在像不丹这样偏远的地方，还有中国——当然中国不偏远——认真听闻佛法，并为此牺牲睡眠，牺牲看足球赛，这肯定会积累许多功德。好。

如果你们有……好，这就是网络传法部分的结束了，对吧？嗯……哦，也许在离开之前，让我先做这个。有人请求念诵二十一尊度母赞。

> 嗯，就是那个标准的版本，对，就是那个。好的。

也许大家有问题？

> 他读到，在他们进食四十九天之后，从毛孔中呼出香气。这是什么意思？

>

天知道。我很高兴他在读这部经。他是怎么找到的？我是说，他读起来感觉怎么样，还是觉得很难读？

>

他收到一封邮件说我们会学习这部经，然后他从网上找到了PDF。他讲到他读到场景描述——那些菩萨、那些天神的布置——他说感受到了很多东西。特别是，他觉得维摩诘就像是佛陀的映照，在和佛陀自己对话。

"呃，昨天您……抱歉，如果这听起来像是个牛津学者的问题。昨天您谈到维摩诘告诉佛陀的儿子，出离并没有什么利益。再往后一点，您谈到空性与色，以及供养的功德——因为空性与色的缘故，功德有多大。作为初学者，我对于积累功德这个概念感到有些困难，因为在葡萄牙语里，'功德'这个词与'自我'是纠缠在一起的。所以我的问题是，既然没有利益，那还有功德吗？"

"既然没有利益，那还有功德吗……"

"哦，你知道，就像我说的，功德是有的，就像水中的月亮倒影——月亮在那里，水中的倒影也会发光。所以当他说没有功德的时候，那不是否定。其实，空性本身就是最大的功德。功德还有一层含义，就是'能力'——不管你做什么，你都需要功德，这几乎就像运气一样。但'运气'这个词，大家通常理解的运气，是某种无因无缘发生的事情，就这么发生了。佛教徒可不相信那种东西。"

"所以您说我们应该开放地学习，不要用理性去过滤，但他觉得这很难。在听闻教法或者禅修的时候，如何做到不用理性去分析？他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方法……"

"他说的是我讲的那个虔诚心吗？"

"嗯……是关于开放心态，超越自己的舒适区。有没有什么诀窍，能帮助放下理性，练习这种放下？"

"这确实很难——所以我是在这里讲，还是在控制那里讲？我现在都记不清了……你知道，我们必须超越非理性的虔诚心，经历理性的虔诚心，然后再尝试超越理性与非理性。"

"那么，经典里说佛陀从未教过任何东西，这是否意味着历史上的佛陀根本就不存在？所有的提及、所有的引用、所有的经典，实际上都只是我们佛性的示现，是为了引导我们走向觉悟而设的方便？"

"连这些方便本身也不存在。你看，不存在并不是否定。彩虹是存在的吗？你没办法拿刀切下一块美丽的彩虹放进袋子里。它在那里……存在，但同时，它又不是以它显现的那种方式存在的——当因缘聚合，它似乎就在那里。就像你看镜子里的脸，它看起来在那里，但其实也不在那里；如果它真的在那里，那现在就有两个你了……通过水中月的倒影、镜中自己的倒影、还有彩虹，你或许能略微理解一点。但当涉及到真实的痛苦与快乐时，就更难了，因为我们还不够开放，没办法像理解彩虹那样，把一切都理解为彩虹、理解为幻象。"

"老师，我喜欢那些歌。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？尤其是第一首。"

"那些歌……你去找三轮……不不，我可以给你。谢谢。"

"好。以喇嘛仁迪亚希的名义，以及库里提巴所有萨的名义，他们向您献上一张票——库里提巴当地二十三号西班牙对澳大利亚比赛的票，因为昨天比赛期间您陪着我们。所以，他们为您献上两张比赛门票。"

把它献给天上吧。

好。我们就到这里结束，大约两点半我们会做火供。你们可以参与，需要离开的人也可以走。